

一切愛國青年起來 投入肅清暗藏敵人的戰鬥

5065

中國青年出版社

書號 783 政法 71

**一切愛國青年起來
投入肅清暗藏敵人的戰鬥**

編輯者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九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5/8 字數 35,000
定價 (8) 0.18 元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3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定價 0.13 元

目次

一切愛國青年起來，

投入肅清暗藏敵人的戰鬥	“中國青年報”社論	1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青年最陰險的敵人	劉導生	4
把憤怒變成堅決的行動	劉導生	8
一貫反革命的胡風	何家槐	10
胡風反革命集團在各地的罪行	“工人日報”資料組編輯	25
我控訴胡風	胡 滲	37
肅清胡風分子散佈的毒素	天津南開大學 張錦芳	41
控訴反黨分子曾卓對我的毒害	李 柯	43

一切愛國青年起來， 投入肅清暗藏敵人的戰鬥

“中國青年報”社論

昨天(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人民日報”公佈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真實面目：現在已經被完全揭露了。一切曾經對胡風集團反革命性質還存在種種疑問和天真想法的人們，現在也都可以清醒了！

原來，胡風集團不是什麼文藝界的普通的野心分子，而是一羣混進我們革命隊伍，受帝國主義、蔣介石所僱傭收買的惡狗毒蛇，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分子，反動軍官，托匪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

原來，胡風集團的陰謀野心，不僅僅是什麼奪取文藝界的領導權，而是要“擊破”我們革命軍隊的主力，是要“肅清”我們革命力量，是要“一不做，二不休”把我們當作“膿”排出去，是要我們革命政權“嗚呼完蛋”和反革命政權的復辟！這不僅僅是關係到文藝界或文化界的事情，而是關係到我們整個國家的安全和社會主義前途，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幸福生活和將來！

現在，我們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胡風反革命集團是我們階級的敵人，民族的敵人，每一個愛國人民和愛國青年的敵人，是我們中國人民的公敵！

有人問：為什麼像這樣一個危險的反革命集團，直到現在才被揭發出來呢？這是由於我們警惕性不高或者喪失警惕性的緣故。事實冷酷地放在面前，並不是什麼胡風集團神通廣大，而僅僅是因

爲他們打着革命的招牌，披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利用了我們許多同志政治嗅覺不靈，因此才能够在人民陣營中混了這麼久，進行了種種陰謀破壞活動。我們許多人被革命勝利衝昏了頭腦，以爲敵人已經毫不足道了，因此就可以高枕無憂了；而忘記了，在過渡時期中階級鬥爭不是緩和，而是更加尖銳複雜了。我們許多人被和平的氣氛所陶醉，以爲敵人總是在什麼很遠很遠的地方，而自己的周圍無疑都是好人；而忘記了，特務分子從來不會在自己的面孔上寫字，敵人既然會潛入我們的工礦農村進行破壞擾亂，爲什麼不會潛入其他各個方面，潛入你的周圍呢？由於我們許多人的眼睛不亮、鼻子不通，因此看不見反革命的活動，嗅不到反革命的氣味，許多顯然可疑的地方，都在“沒啥”、“大概不致於”中被“滑過去了”。甚至當黨中央已經英明地揭發了胡風集團的反革命面目，“人民日報”已經公佈了大批胡風集團的反革命密信，有些人還對胡風集團抱着種種天真的想法。爲什麼我們有些人老是不願意正視一下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的現實，却要用“天下太平”來自我安慰、自我陶醉和自我麻痹呢？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爲我們敲起了警鐘，每一個人都應該從這裏記取嚴重的也是沉痛的教訓！

胡風集團的反革命面目是完全揭露了，那麼我們的任務是不是就完了呢？當然不是。隱藏多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已經深入到我們隊伍的許多方面，是一個頑強的陰謀集團，許多胡風分子還沒有繳械投降，胡風集團的反動影響還遠沒有肅清，因此正需我們大家進一步共同努力，堅決、徹底地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同時，正如“人民日報”社論中向我們提出的：“如果胡風反革命集團能够混到我們的隊伍中來，甚至混到共產黨的隊伍中來，爲什麼別的反革命分子不能用類似胡風的兩面派手法，暗藏在我們的機關、部隊、學校、工礦、人民團體和民主黨派中呢？”因此，我們每一個愛國青

年從胡風事件記取教訓，就是要起來投入戰鬥，站到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鬥爭的最前列去！第一，每一個人都應該認真地、仔細地閱讀“人民日報”有關胡風事件的社論、編者按語和材料，進行討論，首先做到在思想上發動起來。第二，要積極幫助黨查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和各種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全部情況，大胆地、勇敢地進行檢舉揭發，並要在實際鬥爭中學會辨別反革命分子的本領。第三，我們還要肅清胡風集團反動思想影響，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堵塞一切可以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思想上的漏洞。事實教育我們，存在個人主義、個人崇拜、喜歡別人捧吹、溫情主義、宗派情緒以及有歷史問題或犯了錯誤又不肯忠誠向組織交代等思想毛病的人，正是反革命分子想利用的好對象。我們不能再讓這些思想來危害我們革命事業和自己了。

一切青年團的組織，一切青年團員們，一切愛國青年們，爲了保衛我們的革命果實，保衛祖國的社會主義前途，保衛我們的美好將來，站到戰鬥的崗位上來！堅決、徹底、乾淨地把各種形形色色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偉大的黨在召喚我們，我們一定要這樣做到，也一定能夠這樣做到。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被揭穿，就是有力的證明。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青年最陰險的敵人

劉 導 生

胡風是個反革命分子，胡風集團是個反革命集團。這個結論，任何人在看過“人民日報”上所揭露胡風的兩批材料中，都不能有什麼懷疑。胡風企圖用假檢討來掩護退却，是不行的，材料裏的“信”是胡風親筆寫的，信中所說的一切陰謀活動，是胡風親手幹的，狡辯抵賴是沒有用的。

揭露胡風集團的反革命的性質，不僅對增強我們文學藝術事業的黨性有極重大的意義，而且給我們每個人敲起了警鐘，它告訴我們：那些公開的、持槍執劍、明目張胆反對我們的敵人，是容易被識破的；那些隱蔽的、狡猾的敵人則是不容易發現的；而那些偽裝的、披着革命的外衣和我們“握手言歡”，實際反對我們的敵人，是更不容易發現的。但是，只要我們不睡大覺，任何反革命的陰謀都是不難揭穿的，而且也是必須揭穿的。現在我們揭穿了胡風的兩面派手法，剝下了胡風的馬克思主義外衣，胡風那副反黨、反革命、反人民的醜惡嘴臉已經完全露出來了。這是我國人民在政治上一個重大的勝利。

這個勝利，對於許多知識青年來說，更有着極大的教育意義。過去，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曾有不少知識青年受到胡風思想不同程度的毒害，有的還把胡風當作自己的“導師”。有人奇怪：胡風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魔力，能夠攏絡一些青年，胡風為什麼能夠長期欺騙青年？這主要是由於胡風善於偽裝和迎合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心理。解放前，國民黨統治區許許多多的青年，對現實不滿，都想

追求光明，接近革命。而胡風這時利用自己偽裝成革命的“朋友”的地位，把他那一套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外衣的主觀唯心論的貨色偷偷地販賣給青年。當時，青年們既很少有機會直接和黨接近，而胡風又自命是“魯迅戰鬥的文藝傳統的繼承者”，天天打着“現實主義”的旗幟，於是一部分青年自然也就容易上他的當了。可以說，有些青年是因為嚮往革命、嚮往共產黨而誤把胡風當作好人，因尊敬魯迅先生而誤信了胡風的主觀唯心論的宣傳，因追求革命而找錯了門路的。至於說到胡風本人，他所用來欺騙青年的，就只是他的那些“主觀戰鬥精神”“自我擴張”“人格力量”以及那些看來新奇但却不知講些什麼的如“要從邏輯公式的平面上跨過”之類的鬼話而已。由於胡風一方面在進步的招牌下散播他的毒素，一方面又採用“投其所好”和吹捧的手段，的確使得一些青年受到他的毒害而長期覺察不出來。胡風不像那些打着反對共產主義的旗幟的敵人，他從來不公開反對馬克思，他從來不公開詆毀魯迅，他總是在各方面把自己打扮成是擁護共產黨、擁護魯迅的人。胡風對待一些稍有一些文化水平的青年，比如寫了一首詩，他馬上就寫信給他，誇大他的成績，為他吹噓、捧場，來達到他自己所說的“爭取人”“聯絡人”的目的。胡風這樣施展欺騙手段的結果，使得有些青年從此上了他的圈套；有些青年從此脫離羣衆，遠離革命，固執傲慢，自命“英雄”，甚至當了他的徒弟，作了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解放以後，胡風爲了進攻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就集中力量來反對共產主義世界觀，反對和工農兵相結合，反對思想改造，反對民族形式，反對文藝事業爲政治服務，硬說這些是所謂“放在作家和讀者頭上的五把刀子”。這就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反黨、反人民、反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綱領。這就是企圖引導知識青年不問政治，脫離工農羣衆，不積極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

設事業的反革命陰謀。這也就可以使那些政治覺悟不高的知識青年成爲資產階級反革命的俘虜。正如有些青年控訴胡風所說的一樣，胡風給予青年的毒害，已不止是文藝創作方面的了，而且影響到一個人的思想、作風和政治態度了。

胡風開口青年，閉口青年，儼然以“青年的領導者”自居，是有他的打算的。胡風，懂得青年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突擊力量，因此他就用盡心機來欺騙青年，企圖使他們離開社會主義革命。

當然，胡風不正是耍蠱惑我們的青年。他還有更惡毒的陰謀。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絕不如有些人原來所想的，以爲僅僅是與文藝思想有關的問題，也不如有些人所說的，胡風集團最大的野心，也只是爲了奪取文藝方面的領導權。這種看法還是太天真的，這是沒有看透胡風集團的陰謀。從胡風的密信中，可以看出他如何處心積慮地來發展組織，建立據點，擴充實力，如何千方百計地打入黨內、政府機關內、人民團體內、甚至打入到人民解放軍裏去，從事探聽情況，盜竊國家機關和黨內文件。胡風用了一整套反革命的策略和兩面派手法來破壞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用了許許多多時間去“聯絡人”、“爭取人”，這一切難道是以破壞革命的文藝事業爲限嗎？他不是說要等他看準了的時候，他把他的“頭顱拋出去”來“擊碎”我們新社會的“鐵壁”嗎？他不是說一切的活動是爲了他的“更遠大的未來”嗎？可見，胡風多年以來對黨、對人民、對革命懷着那麼大的瘋狂敵視和仇恨，不單是要奪取文藝領導權，而且想從根本上破壞我們整個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胡風反革命集團這一罪惡陰謀，應該是够引起我們的警惕了，胡風欺騙了我們二十多年了，儘管他現在在企圖實行退却、“裝死”，以便他日捲土重來進攻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但還是爲了保存實力，“在忍受中求得重生”。我們不能再讓他“磨我的劍，窺測方向”，讓惡狼

睡在自己身邊了。我們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革命集團，把胡風和堅決跟胡風走的人清除出去。

當然，危險的，並不是革命的敵人還如何強大，反革命的力量已經大大削弱了。敵人是註定要滅亡的，反革命分子時刻都懷着絕望的恐懼，因此他們才加緊從事隱蔽的破壞活動。危險的，是我們革命隊伍還不够堅強和喪失警惕性，而敵人通常又總是從我們喪失了政治警惕性的最薄弱、最不堅定的地方鑽進來破壞我們的。現在，有些青年對人只看外表，不看本質，分辨不清那些偽裝擁護革命而實際反對革命的人，滋長着一種極端危險的不問政治的傾向，一種太平麻痹思想；有些人驕傲自滿、鬧名譽、鬧待遇、自由主義，不講原則，拉拉扯扯，搞溫情主義，這一切才真正是危險的。如果說，艾森豪威爾、蔣介石、胡風正在到處物色這樣的人，那麼，我們為什麼還不從揭露胡風的事件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呢！

我們應當吸取教訓，這個教訓就是：

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堵塞一切可以被反革命利用的漏洞。

把憤怒變成堅決的行動

劉 導 生

“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再一次證明：胡風和他的同夥決不是什麼文化界少數野心分子的小集團，而是一個十足的包括不少特務兇犯在內的罪惡集團。他們是全國人民和青年最卑鄙、最陰險、最兇惡的敵人。我們廣大青年團員和青年一致表示無限的憤怒，同聲討伐，並從這一事件中吸取嚴重的教訓。

我們有一些青年同志還有些天真的想法：“胡風分子是文化人，又不殺人放火，為什麼是反革命集團？”他們忘記了，今天我們國內的階級鬥爭，正是非常尖銳、複雜和廣泛的，敵人和我們的鬥爭正是多方面的，並且採取着公開和隱蔽的各種鬥爭形式。胡風反革命集團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以兩面派的欺騙手法，攏絡青年，企圖在我們革命營壘內部建立據點，夢想造成蔣匪幫的復辟，難道這還不是人民最兇惡的敵人麼？

還有人認為胡風及其同夥們“有才幹”、“有理論”，如果當反革命分子懲辦，未免可惜了。這些人不了解他們的“才幹”、是為反革命服務的，他們的“理論”是麻痹青年和實行“挖心戰”的刀子，他們是應當受到人民的正義制裁的。假如我們還有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那就是對敵人的慈悲，對人民的殘忍。

還有些青年同志認為“這是文化界的事情，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這更是一種奇怪的想法。老鼠過街還人人喊打，怎麼老虎睡在身邊倒還可以安然無事呢？胡風分子已經混到我們某些革命組

織內部，而且混到青年團的某些領導機關了，我們到了應當清醒的時候了。

從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被揭露，說明敵人並沒有完全被消滅，相反，他們就在我們的身邊。敵人是決不會甘心於自己的滅亡的。我們革命力量越強大，敵人對革命的仇恨越強烈，破壞也越瘋狂，甚至偽裝成革命派從內部來破壞我們。我們必須從這次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中，充分地吸取教訓，不僅要和一切反革命展開堅決的鬥爭，而且要和我們青年本身存在的一些弱點，如盲目崇拜、好出風頭、害怕鬥爭、貪圖名利等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只要我們的隊伍是堅強的，眼睛是亮的，警惕性是高的，那末，我們就是不可戰勝的。目前，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正在全國廣泛而深入地展開。全體青年團員和廣大青年們，讓我們在黨的領導下，提高我們的政治嗅覺，把憤怒變成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決行動，站在鬥爭的最前列，徹底清查胡風分子，徹底清查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進一步純潔我們的革命隊伍，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從而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

一貫反革命的胡風

何 家 槐

下決心與革命爲敵

胡風的反革命活動，一般人都以爲是一九三三年參加“左聯”（即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領導下的進步作家組織）以後開始的，其實還要早得多。胡風原名張光人，又名谷非，湖北蘄春縣人，出身於反動的地主階級家庭，他的兄弟在解放以前，是當地有名的惡霸地主。胡風在一九二五年前就曾混進共產主義青年團，但被段祺瑞統治下的白色恐怖嚇昏了頭腦，因而一九二五年他堅決要求退出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退出時他對組織威脅說：“好，過了十年再看，看看究竟是誰行！”

後來，他在江西“剿共”軍中做過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個時候。

混進了“左聯”進行挑撥破壞

一九三三年他從日本回來，在上海混進了“左聯”。他一方面對那時領導“左聯”的周揚同志、夏衍同志等人肆意攻擊，到處造謠；一方面又拚命地包圍魯迅先生，欺騙魯迅先生，挑撥魯迅先生和周揚同志、夏衍同志等“左聯”領導人的關係（也經常在魯迅先生面前誹謗馮雪峯同志）。

“左聯”自從成立（一九三〇年）到自動解散（一九三六年）爲止，都是處在極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國民黨爲了配合對革命根據

地的軍事“圍剿”，在文化上也實行了殘酷無比的“圍剿”政策：逮捕、監禁、屠殺革命作家，搗毀進步影片公司，封閉進步書店，禁售革命文藝書籍，禁止發行革命文藝刊物，此外還出版了“社會新聞”、“社會日報”、“文化列車”等特務報刊，對革命文藝運動進行誣陷、污蔑和攻擊，動員了“第三種人”、“自由人”、“民族主義文學家”、“新月派”、革命叛徒楊邨人之類反動文人一齊圍攻革命文藝……。所以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是在法西斯反動派的“圍剿”和艱苦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是在污蔑和壓迫之中壯大發展起來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第一頁歷史，就是用革命者的鮮血寫成的。

而胡風却在這個殘酷的革命戰鬥中，幹着不可告人的勾當。

魯迅先生在“左聯”成立大會的講話中，首先就是要求大家“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意實力”。可是胡風，却把主要的矛頭指向“左聯”，指向“左聯”的領導人。他故意歪曲蘇聯文藝界清算“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俄文簡名譯音，“拉普”於開始時在蘇聯文學的發展上當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後來這個團體的領導機構裏混進了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他們散佈着一些反馬克思主義或歪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時，蘇聯無產階級作家隊伍還很薄弱，因此“拉普”在工作和理論上出現了一連串的錯誤：提倡什麼“文學和藝術中的辯證唯物論的方法”；鬧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否定民族文學傳統；反抗聯共（布）中央的領導，因而於一九三二年被解散）的事實來攻擊“左聯”，反對辯證唯物主義，否認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作用，污蔑黨和文藝運動的領導；而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却只偶爾裝出一點戰鬥的姿態。魯迅先生在那次講話中，還特別強調“戰綫要擴大”，反對放鬆真正的敵人而在一角裏造成革命文學工作者相互間的鬥爭。可是胡風，却

一貫卑劣地運用挑撥離間、造謠中傷的伎倆，極力想造成“左聯”的分裂，造成革命文學運動內部的分裂，極力想縮小革命文藝的戰綫……。

胡風這樣幹，和“第三種人”、“自由人”、“民族主義文學家”、“新月派”以及革命叛徒楊邨人之類反動文人所幹的正是“異曲同工”，互相呼應的。

最惡毒的，是胡風居然企圖挑撥魯迅先生和“左聯”的關係，也就是和黨的關係。他千方百計阻止魯迅先生參加“文藝家協會”（“左聯”自動解散後，在一九三六年初，在上海新成立的進步作家團體），並造謠說革命文藝界中有人污蔑魯迅先生是托派。一九三六年六月間，托派匪徒曾經忽然寄信和反革命刊物給魯迅先生，目的自然是在破壞我們的黨，破壞中國革命，並妄圖玷污魯迅先生；而就在這個時候，胡風有計劃地造出這樣的謠言，其目的很明顯地也正是在破壞我們的黨，破壞中國革命，妄圖玷污魯迅先生。胡風這樣幹，顯然是和托派的陰謀有關，而胡風以後的一切作為，也證明了他與托派匪徒的血肉關係。

由此可見，胡風在“左聯”時期就早已經是一個革命文學陣營內的奸細，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派來的暗探；在當時魯迅先生雖然還沒有能够識破他的奸計，而為他的兩面派手法所蒙蔽，但正如馮雪峯同志所說，這決不是魯迅先生的過錯。魯迅先生和我們黨的關係，不是任何人所能破壞的，魯迅先生對於革命的忠誠，也不是任何人所能動搖的。托派匪徒企圖破壞魯迅先生和我們黨的關係，可是魯迅先生公開的回答是：“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胡風企圖破壞魯迅先生和我們黨的關係，自然也不能成功。雖然他的挑撥手段暫時之間的確也發生過一些作用，引起了魯迅先生的

一些不愉快，但魯迅先生後來終於對胡風起了懷疑，而並沒有給胡風欺騙到底。

胡風口口聲聲地自稱是魯迅傳統的唯一繼承者，可是他不但在暗中危害魯迅先生，毀壞魯迅先生，而且在公開的文章中，也處心積慮地歪曲魯迅先生，故意曲解魯迅先生革命思想的發展過程，這已經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

他是怎樣投入神聖的抗日戰爭的

抗日戰爭爆發了。這時候，胡風自己躲在大後方，却冷嘲熱諷地罵提倡上前綫去爲“前綫主義”，繼續宣傳“沒有經過大的生活波濤”，“也能够達到高度的藝術的真實”（以上均見他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寫的“略論文學無門”），陰謀阻止愛國青年參加民族解放戰爭和投身於火熱的革命鬥爭。事實上也的確有些青年受其毒害，逃避戰爭，脫離革命，而想發揮“主觀戰鬥精神”，從事“藝術的追求”，以致可恥地墮落下去，消沉下去。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起到一九三八年底止，即從抗日戰爭開始到武漢失守爲止，這一時期中，全國文藝工作者都很興奮，紛紛組織演劇隊和抗宣隊到部隊、農村中去進行宣傳動員工作，寫出了很多短篇小說、通訊報告、牆頭詩、街頭詩、報告劇、街頭劇，以及活報等等短小精悍的作品。儘管這些作品存在着不少的缺點，但在抗戰初期却起過很大的作用；像“放下你的鞭子”那樣的街頭劇，確曾感動過很多不願作亡國奴的人。可是胡風這位“文藝批評家”呢，却認爲這些作品根本不是藝術，在他的“批評”中，把它們輕輕地一概抹煞了。

在抗戰初期的武漢，胡風和胡風分子曾編印一個叫做“七月”的文藝刊物。在這刊物上，他發表了很多散佈不健康思想情緒的